

〔清〕屈大均 著
陳永正等 校箋

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清〕屈大均 著
陳永正等 校箋

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清)屈大均著;陳永正等校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8 (2018. 1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8286-0

I. ①屈… II. ①屈… ②陳…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清前期 IV. ①I222.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68682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屈大均詩詞編年校箋 (全五冊)

[清] 屈大均 著
陳永正等 校箋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1 插圖 2 幅 字數 414,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801—1,000

ISBN 978-7-5325-8286-0

I·3118 (精)定價: 35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康熙黃廷璋題辭本《翁山詩外》扉頁屈大均遺像

翁山詩外

卷之

番禺 屈大均 撰

五言古

詠懷

東省
館圖書

至人握大象長爲天下君澄潭龍不見噓氣成風
雲維彼蒲衣子淵玄莫能倫朝隱泰山霞暮遊洪
河津仁義乃遽廬逍遙葆其真春雷驚百卉閭闔
渙波鱗時哉無與言天倪一何神

猿猴依杞柵后羿不能射至人與天遊龜鼉皆默
化剡剡決浮雲玄珠燭長夜許繇乃堯師土苴治
天下得魚忘敝筍驂螭王高駕聖智貴潛行毋使

康熙凌鳳翔刻本《翁山詩外》書影

屈翁山詩集卷第三

駕水徐肇元倫二選

周源長刺思

校正

徐起元灌奇

五言律詩

海上

海上青山物東西。二樓三秋觀海山。半夜逐江湖宮。
關金銀作仙人素手。批何當共徐市。一去十洲遠。

從刺輟乞入迷居制

曉起蕊珠峰。行行花影雨。林鳥飛落月。山鬼啼寒鐘。野
飯生泉砌。秋衣竹翠濃。昨宵逢道士。疑是七星松。
洞有古松

卷三 五言律詩

道援堂集卷十三

番禺屈大均翁山著

詞附

如夢令

纔過鷓鴣啼處又到鬱雞飛處行盡越天邊總是一江
烟雨歸去歸去芳草幾曾迷汝

又

未盡一灣藤竹又入一灣喬木向夕駐漁篷螢火照人
孤宿相逐相逐已與白鷗情熟

識其崇高鉅麗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
者能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
結采之由哉 右讀書樂趣一則書於

華蓋亭先生為

屈大均



前言

一

屈大均（一六三〇—一六九六），明末清初廣東著名詩人。與陳恭尹、梁佩蘭并稱爲「嶺南三大家」。大均初名紹隆，字翁山，又字介子，自號泠君、華夫。番禺人。其父屈宜遇是位喜愛讀書的民間醫生，對大均教育督責甚嚴，「日誦不問何書，必以數千言爲率，親爲講解，弗以誨之塾師也。家貧，每得金，必以購書」。（先考澹足公處士四松阡表）大均天資聰穎，讀書過目成誦，十四歲能文，十五歲能詩，與同里諸子結爲西園詩社。十六歲補南海縣學生員，并得到同鄉釋函昞的介紹，從陳邦彥（陳恭尹之父）讀書於粵秀山。這時，大均學到的不僅是詞章之學，兼有經世致用的政治軍事知識。他在秋夜恭懷先業師贈兵部尚書巖野陳先生并寄世兄恭尹一詩中，回憶當時讀書的情形，傾吐了自己的遠大抱負：「憶昔從師粵秀峰，授經不與經師同。裨闔陰謀傳鬼谷，支離絕技學屠龍。小子生年方十五，意氣飛騰思食虎。……」

南明永曆元年（一六四七年）一月，清兵陷廣州。其父告大均曰：「自今以後，汝其以田爲書，日事耦耕，無所庸其絃誦也。吾爲荷蓀丈人，汝爲丈人之二子。昔之時，不仕無義，今之時，龍荒之有，神夏之亡，有甚於春秋之世者，仕則無義。潔其身，所以存大倫也，小子勉之。」（先考澹足公處士四松阡表）同年

春，陳邦彥起兵高明山中，以水軍先攻順德，約陳子壯起兵南海，張家玉起兵東莞，黃公輔起兵新會，互爲犄角。四月，邦彥出兵攻高明。屈大均從兄士燾，士煌激於義憤，破產從軍，初入羅浮，糾合數千壯士，往來相約。這年，大均十八歲，身懷捐軀報國之志，參加邦彥發動的軍事鬥爭，「予時當一隊，矢盡猶爭先」。（維帝篇）未幾，合攻廣州，不克。子壯走高明。邦彥走清遠，據城死守，城破後，猶率師死戰，身被三刃，投池自殺未果，被執送廣州，不屈而死。子壯、家玉也先後遇害。國難師仇，在大均的心靈裏影響至大，遂堅志不仕。他在死事先業師贈兵部尚書陳巖野先生哀辭中云：「有弟子兮後死，曾沙場兮輿尸。抱遺弓兮哽咽，拾髮齒兮囊之。憤師仇兮未復，與國耻兮孳孳。早佯狂兮不仕，矢漆身兮報之。」

永曆二年五月，清將李成棟反正，派員聯絡永曆政權，共商抗清之舉。不久，永曆帝朱由榔自廣西桂林還回肇慶，抗清形勢，遂見好轉。翌年，大均赴肇慶行在，上中興六大典書，經大學士王化澄引薦，將授以中秘書之職，大均值父病篤，倉卒辭歸。是年冬，父病逝。永曆四年冬，清兵再陷廣州。大均爲逃避清廷壓迫，乃削髮爲僧，事函呈於番禺縣雷峰海雲寺，法名今種，字一靈，又字騷餘，以所居爲「死庵」。其死庵銘云：「日死於夜，夜死於晝。吾如日月，以死爲壽。晝夜之死，非日月之否。欲晝夜之生，須晝夜之死。」表示其誓死不爲清廷所用之意。實際上，大均投身佛門，是爲了隱蔽行藏，等待時機，東山再起。

清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年），朱彝尊至粵，北歸時持大均詩遍傳吳越間。秋，大均度嶺北遊。明年春，至京師，求明崇禎皇帝自縊所在，痛哭失聲。東出榆關，周覽遼東西形勢，弔抗清名將袁崇煥故壘，賦出塞及塞上曲而還。又流連齊魯吳越間，冀有所作爲。順治十七年抵會稽，讀書祁氏山園。時魏畊亦客

祁氏、大均與魏畊等共謀匡復大計。畊有大志，曾秘密致信鄭成功，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抵京口。後鄭成功和張煌言合兵攻入長江，圍南京，收復江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北方人民聞風而動，抗清鬥爭呈現出一派大好形勢。惜成功後來輕敵失利，退回廈門。清廷偵知這次事變，魏畊和大均都曾參與，指名搜捕。魏畊被殺，大均避居桐廬。順治十八年，緬王爲討好清廷，執永曆帝及其眷屬於吳三桂軍前。明年，永曆帝和太子被殺於雲南昆明城內，永曆王朝覆亡。然大均仍奉永曆正朔，以表抗清之志。是年，大均謁宋謝翱墓於富春山麓，爲文粵謝翱先生墓表以寄興亡之痛。歸抵番禺，蓄髮還儒。

清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春，大均北上至南京，由南京再度北遊。在秦晉，他曾見了顧炎武、李因篤、朱彝尊、王弘撰、顏光敏、沈荃等名士，在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顧炎武、李因篤、朱彝尊三人。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和音韻學家。當清兵南下時，曾與歸莊、吳其沅起兵抗清，失敗後流寓四方，六謁孝陵、思陵，遍遊華北，考察山川形勢和邊防地理，最後卜居陝西華陰，墾田集資，爲匡復大計做準備。大均於次年春在太原會見了他，此時他將與李因篤集資墾荒於雁門之北，與大均同行。他倆從小都受到愛國思想教育，同時經歷家國破滅的巨痛，志趣相投，奔走於絕塞千山，傾杯痛飲，同爲十日之歡，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顧炎武寫了屈山人大均自關中至一詩，記敘了與屈大均太原之會的欣慰心情，鼓勵屈大均學習屈原愛國愛人民的高尚情操。顧炎武死後，大均曾經寫詩表達他對顧炎武深沉的懷念：「蒼松歲晚晚孤生苦，白鷺天寒兩鬢華。」（哭顧寧人）這不僅是贊揚顧炎武自始至終能够保持民族氣節，也是屈大均自己懷抱和經歷的真實寫照。顧炎武的志向、人格和學問，對

大均的影響至深，故顧炎武死後，大均反覆爲詩，致其哀慕之情。李因篤，字天生，更字子德，陝西富平人。在明末清兵入侵時，曾走塞外求訪勇士，共謀報國。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是當時著名詩人，曾與大均參加魏畊之謀，共圖恢復。雖然，李、朱兩人晚節不保，但他倆早年也爲抗清事業奔走過，與大均有共同點。朱彝尊對屈大均也是了解的，他在九歌草堂詩序中說：「予友屈翁山爲三閭大夫之裔，其所爲詩多愴怛之言，矚然自拔於塵壙之表。蓋自二十年來，煩冤沈菀，至逃於佛老之門，復自悔而歸於儒，辭鄉土，涉塞上，走馬射生，縱博飲酒。其儻蕩不羈，往往爲世俗所嘲笑者，予以爲皆合乎三閭之志者也。嗟夫！三閭悼楚之將亡，不欲自同於混濁，其歷九州，去故都，登高望遠，遊仙思美人之辭，僅寄之空言。而翁山自荆楚 吳越 燕齊 秦晉之鄉，遺墟廢壘，靡不攬涕過之，其憔悴枯槁，宜有甚焉者也……翁山歸自雁門，將築室南海之濱，題曰『九歌草堂』，而先以名其詩集。予與翁山相遇南海，嗣是往來吳越，十年之間，凡所與詩歌酒讌者，今已零落殆盡，至竄於國殤山鬼之林，散棄原野。翁山弔以幽渺淒戾之音，彷彿乎九歌之旨。世徒嘆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之可憫也。予故序之，以告後之君子。誦翁山之詩者，當推其志焉。」這說明朱彝尊對大均的深刻了解。「當推其志」四字十分中肯。大均詩歌處處洋溢著強烈的民族精神，閃耀著愛國的光輝，這與朱彝尊青少年時代強烈的民族意識是一致的。惟其如此，大均把朱彝尊引爲至友，并贊美過他的高節。顧炎武、李因篤、朱彝尊等的言行，特別是顧炎武堅持民族大義、抗清報國的精神對大均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大均的詩文中也反覆談到他們之間的友誼。

李因篤盛贊屈大均的才華，把他介紹給代州參將趙彝鼎，大均因此得以娶故榆林都督王壯猷之女爲

妻，因字之華姜，自號華夫。康熙七年，攜妻出雁門，歷大同、宣化，再遊京師，謁十三陵。翌年至南京，淹留吳越之間，八月歸故里。康熙十二年，吳三桂率所部抗清，大均上書言兵事，以廣西按察司副司監督孫延齡軍於桂林。大均從軍目的，在於匡復故國，而吳三桂却另有野心，無匡復大志，大均大爲失望，寫了松上蘭一詩，抒發其矛盾和憂鬱的心情。不久託病辭職，回歸故里。三桂兵敗，大均恐受牽連而遭迫害，攜家避地南京，一六八二年復歸番禺。次年八月，成功之孫克塽以臺灣降清，大均作感事詩四首抒發其心中悲憤。自此以後，過著半隱居的生活。康熙二十五年，兩廣總督吳興祚招屈大均與王士禎等飲於端州石室巖，時吳、王欲疏薦屈大均，屈大均以著書未竟而婉拒。當時清朝統治已經鞏固，恢復已經無望，在他的朋友中，像顧炎武等志同道合的愛國志士已經去世，而朱彝尊、李因篤等都先後出仕清朝，能否一如既往，保持民族氣節，這對他來說，是嚴峻的考驗。他不爲吳、王的疏薦而動搖，很能說明是矢志不移的。「興廢久知他日事，清高終立故人朝」。（夜泊大濫作）始終保持高度的民族氣節。他中年以後致力於廣東的文獻、方物和掌故的收集和編纂工作，他在其編纂的廣東文選自序中說：「嗟乎，廣東者，吾之鄉也。不能述吾之鄉，不可以述天下。文在吾之鄉，斯在於天下矣。惟能述而後能有文，文之存亡，在述者之明，而不徒在作者之聖。吾所以爲父母之邦盡心者，惟此一書。於先哲之文如桑與梓，存者爲先哲顯其日月光華，刪者爲先哲藏其珠玉瑕類，是吾之所以恭敬也云爾。」一顆熾熱的愛國愛鄉之心，於此可見。屈大均時刻心繫報效鄉邦，以收集和整理鄉邦文化典籍爲己任，他編成廣東文選，後又在此基礎上擴大篇幅，增加內容，編纂廣東文集，使嶺南文化發揚光大。他撰寫的廣東新語，通過實地考察，博采見

聞，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同時「考方輿、披史乘，驗之以身經，徵之以目睹」，內容翔實，通俗生動，不愧爲鄉邦文化的瑰寶。

屈大均晚年生活窮困，靠賣文務農以及朋友的接濟度日。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詩外（含騷屑詞）、翁山易外、皇明四朝成仁錄，以及上述的廣東新語，合稱「屈沲五書」。屈大均是一位有民族氣節、有高度傳統文化修養的讀書人，他處在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裏，面對清兵入關之後的焚燒殺掠，心中無比悲憤，立下抗清報國志願。他的父兄、老師和朋友都給他以深刻的影響，當清兵攻陷廣州之際，他的父親告誡他要潔身自好，他的從兄士燦、士煌都積極投身到抗清鬥爭中去，以身報國。大均曾說：「予沙亭屈氏，舉宗千有餘人，然志同道合，窮苦不移，在兄惟白園（士燦）、鐵井（士煌），在弟惟予。兄爲有鬲之遺臣，弟亦青盲之義士。三人者，旦夕相依，靡間生死。」（仲兄鐵井先生墓表）他的老師陳邦彥，奮勇抗清，死事壯烈，他在陳巖野先生哀詞裏，淋漓盡致地描述其老師爲國捐軀的情形，充分表現了要把國耻師仇一起申雪的凌雲大志。他的朋友顧炎武等的高風亮節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爲實現自己的抱負，他一邊積極從事反清的政治活動，一邊運用詩文揭露清朝統治者的罪惡，抨擊其種族迫害的政策，如菜人哀序：「歲大饑，人自賣身爲肉於市，曰菜人。有贅某家者，其婦忽持錢三千與夫，使速歸，已含淚而去。夫跡之，已斷手臂懸市中矣。」又如自代北人京記：「日未暮已趨店宿，店旁頗有土窑，民居其中，所食者苦菜燕麥窩窩，所爨者沙蓬，貧嫗以石炭禦寒，有生長不識布者。」描述在滿族貴族的血腥統治下，人民極端痛苦的生括。猛虎行、大同感嘆、雷女織葛歌、民謠等詩作對滿族貴族的殘酷統治作了無情的揭露。面對滿族的

暴行，作者堅持民族立場，滿懷激憤，誓死與清朝統治者作鬥爭。「戎馬平生志，如何怨苦辛。」（邊思）「苟能拯水火，何辭七尺軀。」（贈友人）表示作者決心馳騁沙場，爲國捐軀。其他如登潼關懷遠樓、同杜子入秦初發滌陽作等詩作都表示誓不降清，要爲抗清志士大力褒揚，在他的詩文中，有許多是記敘抗清志士的英雄業績的，如在吳端烈先生哀辭中歌頌在海南起兵抗清的吳履泰志士；在周秋駕六十壽序中贊揚夏完淳「忠而且孝，天地之所賴以長存，日月之所賴以不墜，江河之所賴以無窮，乃在一成童之力」。至於他的老師陳邦彥，更是備極推崇。此外，顧炎武、黎遂球等，是他平生景仰的抗清志士，在他詩文中多次表示其仰慕之情。他的皇明四朝成仁錄一書，更是集中頌揚抗清死節的人士。

屈大均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際，正是我國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複雜的時代。他的少年時代，是在腥風血雨中度過的，他目睹清兵的暴行，身歷家國破滅之痛，種下了愛國的思想根苗。「予少遭變亂，溝壑之志，積之四十年。」（屈沱記）慨然以身報國，至死不改初衷，表現出堅定的民族氣節。

二

屈大均作品中抗議種族迫害，揭露清朝統治者的暴行，反映民生疾苦的詩作，占有一定的份量。這類詩作體現作者嫉惡如仇的性格，以及對勞動人民疾苦的關注和同情。他的猛虎行一詩寫道：

邊地不生人，所生盡奇畜。野馬與駱駝，駒駘及駝鹿。獐羊千萬頭，人立相抵觸。上天仁衆獸，與以膏梁腹。變化成猛虎，食盡中土肉。哮吼一作威，士女皆慙。廣南人最甘，肥者如黃犢。猛

虎縱橫行，饜飫亦逐逐。朝飲惟貪泉，暮依惟惡木。人皮作穢裘，人骨爲箭鏃。人血充乳茶，脂膏雜紅糲。子狗有爪牙，攫搏苦不速。惡性得自天，北牡日孳育。在天爲貪狼，在地爲葷粥。人類日已盡，野無寡婦哭。隆冬不患饑，鬻體亦旨蓄。多謝上帝仁，猛虎享天祿。爲獸莫爲人，牛哀得所欲。

這是作者早年的詩作，描寫清軍在南方的血腥暴行。詩中把清軍比喻爲吃人的猛虎，他們四出擄掠，魚肉百姓，「人血充乳茶，脂膏雜紅糲」，面對清軍的野獸行徑，作者發出了「爲獸莫爲人」的悲憤呼號。作者的另一首詩大同感嘆描寫的是北方人民在清朝統治者壓迫下的情形，詩云：

殺氣滿天地，日月難爲光。嗟爾苦寒子，結髮在戰場。爲誰飢與渴，葛屨踐嚴霜？朝辭大同城，暮宿青磷傍。花門多暴虐，人命如牛羊。膏血溢槽中，馬飲毛生光。鞍上一紅顏，琵琶聲慘傷。肌肉苦無多，何以充君糧。踟躕赴刀俎，自惜凝脂香。

作者一六六八年經過山西大同時寫下的這首詩，描寫清朝統治者的屠殺和掠奪給大同人民帶來的巨大不幸：男人強征上戰場，婦女被殺充軍糧。傾吐了作者對清軍血腥暴行的憤慨之情。綏德城下作，大都宮詞、邊詞等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勞動人民在戰亂中飽受的痛苦。他寫的民謠：「白金乃人肉，黃金乃人膏。使君非豺虎，爲政何腥臊。」運用接近民間的口語，深刻地揭露了貪官污吏的豺狼本性。《徭歌》則在描寫徭族人民生活習俗的同時，揭露了清朝統治者對他們的掠奪：「官催刀稅到蘭和，絕嫩鹿茸先納貢。」

屈大均一方面揭露清朝統治者對漢族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另一方面又謳歌反抗民族壓迫，維護